

弋戈 著

出

改变你
生存哲学的
律师职场小说

道

危机四伏的社会，竞争惨烈的行业，不知所措的人生
让这本充满智慧的书，陪你度过职业寒冬。

弋戈
著

出道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道:改变你生存哲学的律师职场小说/弋戈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
ISBN 978 - 7 - 5036 - 9187 - 4

I. 出… II. 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4258 号

出道:改变你生存哲学的
律师职场小说
弋戈 / 著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赵利铭
责任编辑 涂俊杰
装帧设计 魅力天华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71 千

版本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www. lawpress. com. cn

电子邮件/info@ lawpress. com. cn

销售热线/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023 - 65382816/2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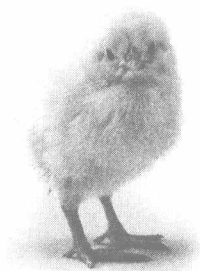
第一法律书店/010 - 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036 - 9187 - 4

定价:2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1	楔子	
3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13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22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32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42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54	第六章	变态的杀妻汉
69	第七章	情变
81	第八章	忠告
90	第九章	文莉莉与詹咏的纠葛
104	第十章	追查神秘的肇事人
128	第十一章	天上岂会掉下馅饼
149	第十二章	法庭并非律师唯一的战场
174	第十三章	神奇的胜诉
195	第十四章	出道后的第一案
213	第十五章	师徒对决
231	尾声	去留

楔子

对话人：郑斌，24岁，实习律师。

鲁鸣放，41岁，资深律师，郑斌实习期间的辅导老师，按业内习惯郑斌称之为师傅。

时间：2005年4月的某天傍晚。

对话一：关于正义与公平

郑斌：“律师执业究竟是代表法律正义还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如果律师沦落成委托人的代言人，我觉得这与我的追求有很大反差。师傅您别生气啊，我不是说……”

鲁鸣放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给你讲个西方的冷笑话吧，你应该听过的。说是，律师代理的案件获得相对公正的判决，律师立即兴奋地给委托人发去电报：“正义已经取胜！”孰知委托人马上回电：“立刻上诉！”

“是的，我们学校很流行这类东西。”

“这说明，”鲁鸣放收敛起笑容，“委托人关心的不是什么正义是否得到伸张，而是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自身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正义或公平相一致。用大白话来概括，法律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框框，框框之内叫做合法，框框之外叫做违法！此乃所谓规矩方圆。但是，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并非总是那样界限分明，会有那么一部分重叠交错，一般我们称之为灰色地带！对于灰色地带的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就有那么点子说道了，这也就是我们律师要去动脑筋做文章的地方。因此律师执业无关正义，只求合法。”

对话二：关于生存与发展

郑斌：“感觉起步真的好难呐！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这些新人，没有案子做，吃饱饭都是个问题。”

鲁鸣放：“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个二八定律。也就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业务份额，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能去争抢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业务。在我们律师行业，这个比例也许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确切地说，是百分之十的所谓成功

律师占据了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业务份额的经济收入！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字塔，成功和富裕的仅是塔尖的极少数，他们是律师界的光环，一切关于律师的美好传言皆因他们而生。而你，郑斌，在塔的最底层！这就是你面临的生存状况。

“不要好高骛远，开头的三五年，律师职业就是你吃饭和谋生的手段！七十二行之一而已，与路边那些搬运工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你要在心里始终把它视为你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等你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等你有了一定的业务基础和经济基础时，你要做大、做强你的事业，事业是可以传继的，而职业只能用以谋生！”

或许，这就是律师这个职业的残酷之所在，也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所在吧！

这部小说将为您讲述关于郑斌、关于鲁鸣放、关于中国律师的许多故事，带您走入这个既神圣又神秘、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

同时，这仅仅是一部小说。书中的人物、地名、名称、情节、情景、案例均为虚构，若与现实相同或相似，纯属巧合。

第一章 | 郑斌律师登场

2005年1月1日,上午九点半,武汉市江岸区某住宅小区的出租屋内。郑斌被一声高分贝的“个婊子”给吵醒了,这令他很不爽,元旦假期都不能好好睡上一觉吗?郑斌在心里诅咒这对和他同租的夫妻,不,是诅咒那个肥胖的、粗俗的刘姐。

三个月前,刚刚与武汉市某家规模不大的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实习合同的郑斌着手在律所附近找房子。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社区,房源丰富,只是租金对于这个尚无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显得过于昂贵。

因此,当看到这对来自武汉市郊区黄陂的夫妇贴出的合租广告时,郑斌赶紧与男主人取得联系。经介绍男主人姓王,女主人姓刘,孩子在老家没带过来,两口子就在这个社区做点小生意。

房子是两室一厅,这对夫妻住大间,小间用来分租,客厅、卫生间、厨房共用,如果合租的话,郑斌需每月分摊280元,水电费另算。

实地看了看房子,还马马虎虎过得去,但郑斌还是觉得负担有点沉重,男主人见状主动表示,你如果不使用厨房的话,每月你出250吧,还有水电费,考虑你是单身汉,你就承担三分之一吧。

郑斌心动了,知道这个价格已经不错了,但嘴上还是说,250多难听啊,240吧?男主人立马回绝,那我老婆还不把我整死?这样吧,248!行不行?郑斌点头,就这样,成交。

可是搬进来的当晚郑斌就叫苦不迭了。因为他看见了女主人,那个肥胖哟,简直难以想象她是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挪上七楼的,那个身板、那个体积相当于男主人的二倍不止吧?

出道

最主要的还是嗓门奇大、用词粗野，甫一开口就把郑斌震得一愣：“哟，个板板，好标致的伢哟，就是你姆妈太瘦了！（武汉话：好帅的小伙子，就是长得太瘦了。）”标准的黄陂口音，音量之大让准备不足的郑斌耳朵嗡嗡了老半天。

男主人苦笑一下，我家老婆别么子都蛮好，就是讲话声音大点，嘿嘿。随即这个叫刘姐的女主人麻利地准备晚餐，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咚一阵嘈杂。

郑斌趁机溜进了自己房间，打开自己大学期间攒下的电脑，可惜家里没开通宽带上不了网，郑斌一时也交不起开通费，找出个单机版的游戏玩了几把。半晌，房门被“咣咣”地撞得山响，郑斌吓得一个激灵，鼠标一抖，把游戏里的自己给干掉了。刘姐的大嗓门在门外传来：

“吃饭没有？一起吃，热闹！”

人家一片好心，郑斌本想提醒刘姐尊重他人隐私也就不好开口了，只能开门表示感谢，说自己已经吃过了，以后都在单位吃，不必麻烦了。

既然已经出来，就干脆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准备看看电视。郑斌喜欢看央视十二套的法治频道，而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一部什么很红火的韩剧，刘姐在旁边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哈哈地盯着屏幕，再一瞅，她竟然还端着酒杯不时啜溜一口，脸色也开始变得红润而油光发亮，郑斌一直在寻找的遥控器被刘姐夹在了自己两条肥胖大腿的中间！

郑斌心里那个火啊！刘姐喜欢看这类垃圾肥皂剧也就罢了，口中还要随着剧情喋喋不休，“个婊子”、“个板板”这类的脏话不时从那张不断咀嚼食物的嘴中高分贝地喷出，郑斌仿佛感觉有食物的残渣从眼前掠过。

广告时间，刘姐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新合租人郑斌，马上对正在蔫头蔫脑吃饭的男主人吆喝，去端杯酒，给这个伢喝！接着又热情地向郑斌介绍是家乡自己酿的酒，味道好不上头。

郑斌哪里消受得起这份热情，马上找了个推辞闪进自己房间，一关上门，倒头挺在床上。天哪，这可如何是好？难道自己堂堂一个高级白领，就将生活这样的环境里面？

高级白领？郑斌苦笑一下，事实上此时他还没有吃东西，刚刚看见那个刘姐大口咀嚼的样子，内心虽然十分鄙视但肚子里的小馋虫还是被钓了起来。

什么今后由单位提供饮食？那全是自欺欺人的狗屁，回想这将近一年以来的求职历程，郑斌不由得再次苦笑起来……

二

郑斌家在鄂西北一个偏远小县城的贫瘠的乡下,那个地方属于湖北省的贫困县。郑斌属于那种既没有太多天分也不是十分勤勉的孩子,事实上勉强考上高中后,如果不是父亲的坚持和乡中学宁校长的鼓励,郑斌自己并无太多的读书愿望。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高三这一年,郑斌的成绩突飞猛进,并最终骄傲地成为县城的文科状元,为此县政府还给予了2000元的奖励。

但真实的原因只有郑斌自己知道。那是高二时他无意看到了一本纪实文学,讲述的是美国著名大律师德肖微茨(辛普森杀妻案的辩护律师)的成功故事,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郑斌,他为德肖微茨的绝世才华所倾倒,也为律师的丰厚收入所吸引。

他忽然意识到,在这片鄂西北的贫瘠土地上,不会有他展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于是,平庸的郑斌开始发力。

还有一个原因,郑斌当然不会承认。

在高三的一次考试过后,他的英语老师——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相貌虽然平常但很有气质的女教师,随意而亲昵地抚摸一下郑斌的后脑以示鼓励,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在郑斌心里掀起的涟漪是那样长久而激烈,极具震撼力和杀伤力!

情窦初开的郑斌以前只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忽然明白书中还有颜如玉!没什么高尚可言,为了金钱和美女,郑斌显露出后来居上的强大攻势。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在一次和同学合办的谢师宴上,郑斌多么希望英语老师再抚摸一次他的头,当然,如果能再深入……可惜,英语老师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孩子的心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她那个可爱的3岁宝宝身上,令郑斌好一阵子惆怅。

三

2001年9月,当郑斌辗转来到繁华的省会武汉时,面对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南政法大学的校门,郑斌心里涌出了一股豪迈。

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一定要带着荣耀回到家乡!带着若干年后能娶上一位漂亮温柔的妻子,把辛勤劳作一辈子的父母接到武汉享福的幻想,郑斌开始了四年不咸不淡的大学生活。

应该说大一时郑斌还是很努力的。进入大二,身边的同学仿佛不约而同地跌入了爱河,可怜郑斌虽然算不上贫困生,但肯定不具备谈情说爱约会女朋友的经济实

出道

力,只能望洋兴叹。

同学之间甚至还有传言,说某系某班某某晚上去酒吧坐台赚钱,某某被大款包养……世风日下啊!郑斌也就慢慢对学习淡了心,开始寻觅并从事一些诸如家教、电脑销售等工作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到了大三,同学们的注意力已经高度集中到就业方面来了,制作精美简历、参加人才招聘会,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郑斌不得不开始正视一个痛苦的现实:曾经的香饽饽法学如今已经沦落,甚至有人将法学列入十大垃圾专业!

法学的出路无非就是进入公、检、法、司,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内部对法律专业人才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公、检、法、司属于国家机关,要的人极少且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其中进检察院和法院还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没有一定的关系和后台几乎不用加以考虑。

郑斌知道,要想成为德肖微茨那样的大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一关。郑斌没得选择,和许多同学一样开始着手复习准备,尽管,历年来经过统计,通过的概率是那样令人寒心。

回首那段备考的日子,含辛茹苦?挑灯夜读?不不不,这些远远不足以形容,应该叫舍生忘死、背水一战!

本来按规定,报考司考,首先要具备法学本科学历,但也不知道学校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与司法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总之,他们这批在校的大三生获得了参考资格,更加幸运的是,郑斌竟然通过了考试,这个结果让郑斌在那帮哥们儿面前挣足了面子。

说到这个结果,不得不提一提郑斌的女朋友赵彦。

四

赵彦与郑斌并不同班,平时最多也就是点头之交。要说赵彦与郑斌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属于被爱情遗忘的类型,郑斌是因为家庭状况和经济能力,赵彦则是因为容貌。

赵彦并不丑,只是不够精致。嘴唇有点外翻,体态微胖,加上鼻梁上那副眼镜和浓重的鄂南方言,似乎女生男生对她都不太感冒。

因为备战司考,两人在图书馆碰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慢慢有了闲聊。原来,赵彦家境还是相当不错的,父亲是鄂南某县级市的人大副主任,伯伯是该院院长。

赵彦从进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法院，这实在惹得郑斌满腹嫉妒。凭什么呀？赵彦参加司考只是人生职业经历的必经程序，因为以后要成为法官少不了这个资格。至于公务员考试嘛，相信她的父亲和伯伯能够帮她搞定。

郑斌感慨，怪不得大家都打趣说参加司考的一定没有美女，因为美女太忙。有太多的爱情、太多的约会、太多的邀请、太多的化妆占据她们宝贵的青春时光，她们不可能也没有耐心静下来啃那些海量且枯燥生涩的复习资料，只有情场落寞的丑女才不得不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不过赵彦这个女孩子心地倒是还算善良，也很内敛，对郑斌的处境充满同情，给了郑斌很多鼓励。

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慢慢地，有了牵手、有了接吻、有了共一个饭盒吃饭的经历，应该算恋爱了吧？

反正在同学和哥们儿眼里，郑斌和赵彦勉强算是一对恋人了，只是处于找工作和告别大学生活的特别时期，加之郑斌和赵彦两人处事比较低调，没有人加以太多注意罢了。

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赵彦并没能通过司考。

五

郑斌的实习单位也是赵彦的伯伯通过一个在武汉某法院工作的老战友给联系的，在江汉区某个基层法庭担任书记员。

其实真正参加庭审记录的次数很少，主要是整理卷宗、填写法律文书和接待来访群众。工作虽然烦琐，但郑斌还是干得十分起劲，他多么渴望自己最终能够留在这个基层法庭啊，哪怕是先当一个临时工，再找机会转正。正因为这样，也耽搁了不少其他的招聘机会。

其间，赵彦也流露过让郑斌和她一起回鄂南工作的意愿，说她父亲在公检法某个部门给郑斌安排一个接收单位还是问题不大的，先解决公务员身份，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调到武汉市等大城市工作。

要说郑斌一点不心动那是假话。但郑斌有两点顾虑：一是这样一来离老家越来越远，离他在大城市发展的雄心大志越来越远；二是这样一来就有点子吃老婆软饭的味道了，事势必看老婆和老丈人脸色行事，这与男人的自尊格格不入啊。他更愿意看到的结果是，自己留在武汉，等奠定了基础再想办法把赵彦调过来。

这期间郑斌和赵彦已经有了几次仓促而窘迫的性体验，谈不上什么欲仙欲死，似

出道

乎更多的只是为了证明两人的爱情。

郑斌还发现赵彦虽然长得平庸、体型也略显丰满，但皮肤却白净细腻，温润如玉，这一点让郑斌很满意，看起来对于女人还真不能简单通过外表和衣着来评判呢。

更重要的是，赵彦是处女，这让同样是处男且满脑子封建思想的郑斌异常珍惜，也就更加坚定了他独自留在武汉发展的信念。

做出留在武汉的决定，其实就只剩下加盟律师事务所这一种选择了。对于一个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届毕业生来说，找一家律所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律师法规定必须首先实习一年，在实习期间是不允许脱离实习老师独立办案的。

这样一来，这第一年的生活着落就成了大问题！

郑斌失望地发现律师界原来没有想象中那样好混。能够发工资的叫做法授薪律师，也就是说你不必去操心案源问题，只要将所里交给你的案件办好就行了，每月由律所按照合同约定发放工资。好虽好，可惜工资待遇并不理想，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律所本来就很少，而郑斌这种尚不具备独立办案资格的新手根本就不符合人家的招聘要求。

还有一种就是给那些大有成就或小有成就的律师当助手，由聘请你的律师给你发工资，待遇嘛也就勉强能够糊口，但是郑斌同样有一个不能独立办案的障碍，你说谁会聘请一个不能替师傅分忧解难的助手呢？

郑斌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从第一家应聘的律师事务所走出来的尴尬情形。

那应该是湖北省规模最大的一间律师楼，位于汉口金融区的中央位置，装潢和档次让郑斌感觉心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他瞬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一个上门来的委托人，在气势上就会遭受强烈震慑，那么接下来的律师费谈判必定是居高难下的，这种效果是破败的接见室无法企及的。

惶恐中郑斌被气质高雅的前台小姐引见给一位负责招聘的副主任律师。他接过郑斌毕恭毕敬递过来的材料随手那么一翻，用低沉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

“中南政法？”

“嗯。”郑斌点头。

“比不上武汉大学噢。”

“哦，这个……”郑斌有点子急了，他并不认为武大有多牛。

“不用解释了。过了司法考试？”

“是的！”说这话郑斌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

“多少分？”

“243分。”郑斌的声音低了下去。

“刚刚过及格线嘛……”

“……”郑斌感觉腋下开始渗出汗液，虽然天气已经凉了。

“实习可以安排！”

“啊，谢谢！谢谢！”如蒙大赦的喜悦。

“不过，按照我们所合伙人会议的决议规定，实习期间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啊，交费？这个……多少？”

“象征性的，每个月收300元。”

“……”郑斌的脑子已成一片空白。

“考虑得怎么样，小伙子——哦，郑斌？”

“我，我……再考虑一下……”

“啪”，材料丢回了郑斌面前。

还是在那个气质前台的引领下，郑斌逃命似的闪进光可鉴人的电梯，心随着电梯不断地下沉。

“妈的，什么世道？还让不让人活啊！”他在心里狠狠地咒骂起来。

六

此后的遭遇大同小异，虽然不同接待人的语气、态度有了变化，但不变的事实是，像郑斌这样初出茅庐的新手，武汉律师界不在乎多一个也不在乎少一个。

直到三个月前的一天，就是“十一”长假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他走进了这家叫湖北凛然律师事务所的大门。这家律师楼位于江岸区稍微偏远的地方，周围是密集的生活社区，装潢显然是90年代中期的产物。规模不大，没有现代化办公楼常见的卡座，而是一间连一间大小完全相同的独立办公室，每间整齐摆放四张律师的写字台，有忙碌的、有交谈的也有说笑的，这里忽然间给了郑斌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他心头一热，马上有了强烈的自信。

这一次的面试进行得十分顺利，自己的发挥也可以打上90分。接待郑斌的是主任律师丁军行，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律师，没有任何架子。他和郑斌并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聊天似的询问了郑斌的情况和对职业的要求，然后很痛快地吩咐内勤拿来聘用和实习合同，将签完的合同往郑斌手上一塞，说，我让司机送你去司法局公律科，他们会帮助你办理档案接收的手续，办好了你再过来，我们所里再帮你申报实习律师，下周一，你就过来上班，到时我给你分配指导老师……

出道

郑斌有点不敢相信艰辛的求职路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圆满地结束了!因为丁军行主任告诉他,实习期间,所里每月发放象征性的生活补贴300元,其他的,由指导律师按照郑斌实际完成工作的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简直是郑斌这些日子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天籁之音啊!

在2004年下半年,在大都市武汉,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让一个本科毕业且取得司法资格的天之骄子欣喜若狂……这,多少具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七

三个月转眼就过去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愿。虽然档案已经被接收、实习证也办下来了、每个月300元的补贴按时到位,但是迄今郑斌还没协助办理过一件像样的案件。

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漂亮内勤赵怡倩整理律师交上来的案卷,有时帮助律师们复印点材料,最接近本职的工作是替主任去中级法院拿了一次传票和领过一次判决书。原因很简单,没有律师愿意带他。

不参与办案,自然也就没有了额外的那份报酬,这日子过得,可不是用艰难两个字能够形容的!

如果不是其间赵彦来武汉出差时强行给他留下几百块钱的话、如果不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彪马主动“借”过他一次钱的话,郑斌都不知道自己如何能挨得过来!

八

因此,当2005年新年到来的第一天,上午九点半,郑斌被刘姐那一声高分贝的“个婊子”给吵醒时,情绪已经跌落至谷底。

唯一可能的好消息是,放假前丁军行主任告诉他,新年后会有一位资深律师带他办案,也就是他的师傅,叫鲁鸣放。

鲁律师郑斌当然认识,年近中年、身材魁梧、健硕善谈、风趣幽默,但是郑斌还没有机会和鲁律师直接打交道。现在郑斌担心的还并不是这个师傅好不好相处,而是这个师傅最终会不会带他!

既然已经被刘姐吵醒了,就索性侧耳听听,出租屋的隔音效果并不理想,郑斌马上就明白了七八分。

原来今天是元旦,是个做小买卖的好日子。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对老婆言听计

从的王哥却没有按时出去摆摊。他们两口子一般都是王哥上午先出去，刘姐呢买完菜做好中饭再去替换。

结果可想而知，当酣睡至九点多才醒来的刘姐发现王哥竟然还在和周公安谈时，立刻就爆发了！

嗓门之高亢、语速之急促、态度之暴烈、用词之污秽堪称破纪录，当骂到：“骚鸡公……昨晚叫你不要……”时，显然王哥一把堵住了刘姐的嘴，接着沉闷一声触地的响动，估计王哥已被强悍的刘姐踹到了床下。

郑斌不禁也感到一阵燥热，这两口子，做事从来不加掩饰，郑斌这些个日子耳根可没少受滋扰。王哥还好，那个刘姐就有点子摇滚的味道了，每当母兽般的吼叫不绝于耳时，郑斌深深地为隔壁那张嘎吱乱响的床的最终命运深感担忧。令郑斌不解的是，瘦弱的王哥怎么会对那个肥胖粗俗的妻子保持孜孜不倦的兴趣？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在郑斌眼中刘姐丑陋且粗俗，但这个人心肠其实不坏，对于郑斌这样的知识分子小老弟甚至有点子尊重。郑斌洗澡后扔在卫生间的脏衣服刘姐就主动洗了几次，还经常说你这个伢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也不容易，有什么困难就跟你刘姐王哥说。

郑斌对此也只是哼哼哈哈，他心里的强烈愿望就是早日打开工作局面，然后及早搬离这个让他无法忍受的地方。

九

郑斌已经彻底清醒过来。刚掀开被子，即被寒冷逼了回去，郑斌在武汉已经待了四年多，但还是无法适应这里该死的气候。

要说冬天的气温，郑斌老家的鄂西北绝对比武汉还低，但并不让人感觉难挨。要不怎么有人说，武汉的冬天让北方人受不了，武汉的夏天又让广东人叫苦不迭呢？

郑斌蜷缩在被子里，忽然思念起赵彦来，新年的第一天，不知道这个丫头在干什么呢？想着想着脑子里不禁浮现出赵彦那雪白稚嫩的身体，郑斌有了真正燥热的感觉，伸手拿起床头的手机，开机拨打赵彦的电话，寻思是不是让赵彦趁假期来武汉市一趟……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郑斌恼怒地一声长叹，竟然还在赖床！

当然，他也有赵彦家里的电话，但是，在赵彦的父母知道并接纳自己以前，郑斌不打算贸然打扰。接下来干什么？郑斌感到很茫然。这时，电话响了，郑斌欣喜地抓起

出道

来一看，却是彪马那小子。

彪马原名叫张子彪，因为夏季钟爱 PUMA 品牌的 T 恤而被取了他这样一个绰号，他对此一点也不在意。

他是武汉本地人，为人豪爽仗义，父亲在省公安厅工作，因此这小子毕业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神秘的安全局。上次彪马约郑斌出去宵夜，见郑斌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就主动询问是不是手头紧张，郑斌无奈点头，彪马立刻掏出钱包给了郑斌 800 元，郑斌推辞，彪马不悦，算我借给你行不行？

就是靠这笔钱，郑斌终于开通了宽带。想到这里，郑斌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按下接听键，彪马那标准的武汉话飘然而出：

“搞么事，伙计？清早起来就占线，又在泡哪个妹妹撒？”

“没有没有，刚刚开机，给赵彦打个电话。”

“么事？放假了赵彦没过来陪你要？”

“呵呵，还没来得及联系呢。”

“伙计，当心啦！现在的女孩子不抓紧就靠不住了……你还记不记得肖伟和那个班花榴莲？散伙了！”

“哦，不会吧？男才女貌的。”郑斌有点难以置信。

“算了，不说这些晦气话，今天是新年！”彪马忽然换成一种兴奋的口吻继续说，“对了，通知你，这个元旦的活动由我负责安排，我们 8811 寝室的伙计们在武汉聚齐。么事？刘灿？从上海回来了。对，老三也回来了！赶紧出门，到我单位对面的那家聚义茶馆碰头！”说完彪马咋地挂了机。

郑斌一下子清空了心中所有的阴霾，毕业半年多了，提起这帮兄弟们还真是有点想念，至少这几天不用再去寻思那些烦心事。赵彦？管她，等下子再联系，来就来，不来就算，兄弟们喝酒，让女人走开！郑斌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冲天豪气。

嗯，看起来 2005 年的开局还算不错！

第二章 | 师傅鲁鸣放

几乎就在郑斌被刘姐吵醒的同一时刻，一公里之遥的另一个大型小区的住宅楼里，鲁鸣放也醒来了，不过他是被自己的妻子田露露给冻醒的——当妻子似冰的身子贴近鲁鸣放滚烫的身体时，鲁鸣放一个哆嗦就醒来了。

他马上意识到妻子在网络前送走了2004年的最后一夜，迎来了2005年的第一个黎明。

鲁鸣放强忍着妻子冰冷的躯体带来的不快，没有动弹。不久，妻子的身子逐渐变暖，不多一会儿就沉沉入睡。

做了13年夫妻，鲁鸣放对妻子的生活习性自然了然于掌。只是，最近半年，他发现自己的女人变得越来越陌生。

鲁鸣放悄悄起床，洗漱完毕，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回忆这几年走过的人生里程。

大约五年前吧，妻子田露露调往武汉工作。因为田露露的父母及兄弟姐妹都是武汉人，田露露大学毕业后独自留在吉林工作，父母一直希望女儿回到自己身边并为此积极奔走。

刚好那时一家中央驻汉大型国有企业需要一名设备方面的管理人员，经过多方努力，田露露如愿返回自己的家乡。妻子走了，鲁鸣放一个人继续待在吉林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离开故土南下武汉。

但是鲁鸣放知道，这个决定从家庭和情感的角度看是正确的，但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则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律师这个行当需要相当的社会资源和稳定的客户基础，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就告别了好不容易奠定的基础。